

“希望”是什么？

——读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

田 杰^①

如果有人问“青年”是什么？估计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青年是希望，再接下去还可能说，青年是未来……或者，说得再具体点：青年是党和国家的希望和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希望，在于青年！

这似乎已经是不证自明、天经地义的，更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我们再继续追问“希望”是什么？或者，再具体一点说：青年作为“希望”到底意味着什么？估计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是五花八门的，也可能歧义百出。另外，我们还不难发现另一种情况，即青年总是被“希望”着，人们总是希望青年这样那样，那么青年自身的“希望”呢？他如何形成自身的“希望”？他自身的和社会赋予的“希望”如何化为一种内在的信念和自觉呢？

如此问下去，“希望”就从不成为问题而真的成为问题了。而且，对于青年研究来说，这或许还是一个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希望”是青年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词。但在很多时候，它成为研究者一个预设的、不证自明也毋须证明的逻辑支点或论证前提。研究者往往在此基础上展开关于青年的或宏大或微观的种种言说和叙事。

从知识论或认识论的角度看（这里仅限于这一角度），“希望”，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然而，这好像并没引起青年研究的太多关注。

—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 – 1977）的《希望的原理》是研究“希望”的一部哲学著作，也是关于“希望”研究的一部经典著作。

布洛赫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做出重要创新的人物之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与罗莎·卢森堡、卢卡奇、葛兰西以及本雅明、阿多诺等相比，其理论视野更为开阔，涉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自然过程哲学、宗教哲学、美学、伦理学、法哲学、宇宙学，以至马克思主义遗产学、历史哲学、人的解放哲学、社会主义哲学，等等。其影响更超出党派和左翼阵营的局限，渗透到20世纪整个西方精神史：从音乐科学到神学，从语言科学到法哲学，从表现主义艺术到蒙太奇……在20世纪西方哲学史上，他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萨特、罗素等鼎鼎大名人物的不相伯仲。研究者称，“希望哲学”百科全书式地描述和展现了人类关于希望的思想图景，布洛赫是20世纪的“希望哲学家”。

1933年，纳粹上台，布洛赫被取消德国国籍，移居苏黎世。1935年参加巴黎反法西斯小组，1938年移居美国。流亡美国期间，撰写了三卷本《希望的原理》。第一、二卷于1954年在当时的东德出版，第三卷于1959年在西德出版。研究者认为，在布洛赫那里，“希望”属于“人类学—存在论”范畴。它所表达的是作者对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一种坚定的信念与理想，而这一对美好未来的信念和理想，正是人类精神史的中心之所在，是人类“更美好生活的梦”。

在布洛赫那里，希望的概念涉及诸多知识和认识领域。希望（Hoffnung），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意味着某种愿望的实现；在心理学意义上，属于某种期待的情绪；在基督教神学中，希望的概念与对上帝的信仰相联系，与人生态度息息相关；从历史哲学上看，希望是指历史过程的某种终极目

^① [作者简介] 田杰，男，深圳青年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青年问题。

标,本身即含有诸如“末世论”“拯救”“革命”“乌托邦”一类的因素。希望,既可以是一种非个人性的指向未来的热情,即“一代人乃至整个人类的先验情绪”,也可能是一种仅仅与未来视域中的种种可能性相联系,而与现实的既成事物完全无涉的属于单个人的对未来的种种期待和祈盼,如某些个人的宗教、哲学或艺术理想、创造行动……由此,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为我们展开一幅异彩纷呈的关于“希望”的知识图景,并呈现一种风格别具的思想魅力。

《希望的原理》三卷五部,其主题非常简单,即“一个美好生活的梦”。围绕这一主题,布洛赫集中关注古往今来思想家熟视无睹的未来视域,致力于揭示未来视域中人类的特定目标和意义。布洛赫认为,未来是与希望息息相关的领域,在关于未来的理解中蕴含着人类文明现象中的一切愿望和希望的要素。《希望的原理》鸿篇巨制(原著 1600 余页),希望的内涵纷繁复杂,但归其一点,那就是希望总是与未来的未知事实相联系。这有其消极的一面,即它可能成为一种盲目的主观化、理想化、脱离实际的心理期待,但在积极意义上,“希望却是乌托邦的基本原理,作为想象的形而上学,希望照明未来视域、纵览全体,构成各种未来思想的理论基础。……(希望)能够作为乌托邦动因激励人们立足当下,回首流逝的过去,展望即将到来的未来。”布洛赫是“精神世界的奥德赛”,他“以百科全书式的泛文化观点阐明了人类的希望图像”。

布洛赫对“希望”的定义是“希望深深植根于追求幸福的冲动之中,因此,希望是不可摧毁的,而且,希望始终是历史的一个动力。希望乃是对清晰可见的目标的期待和憧憬。”布洛赫认为“马克思主义驱散乌云,向前推进人的梦想,但是它并不熄灭人们梦中腾起的熊熊火柱,而是通过具体的乌托邦使它变得无比炽烈。”“希望图像将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一条新的通道”。希望,“就是历史地传承下来的、摒弃历史学的、具体的乌托邦。”

希望,是布洛赫关于新人、新事物、新世界的坚定信念“现实东西的‘向何处去’(Wohin)只有在新东西中才展现出自身基本的对象规定性,而这种规定性呼唤拥抱这个新东西的人。”“在新东西的问题领域里,充满着无人知晓的知识的‘白色原野’,世界的智慧将在其中重新焕发青春,并且变成原创性的东西。”

二

与古今诸多有关希望的论述不同,布洛赫视希望为“更美好生活的梦”。在《希望的原理》中,希望,是白日梦的一部分,是它积极的一部分,而且是这部分的实质“希望是一种积极的行动,它驱散迷雾,劈开混沌。”^{[1][P2]}生活,总是指向未来的。没有未来,就没有希望,而“无希望是完全无法忍受的人生态度。”^{[1][P4]}希望与未来,检验人生态度以及他对生活的追求。希望,一种期待;未来,一种想象。希望与未来,作为哲学范畴,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具有一定的方法论特征,它超越历史与现实,但又严格建立在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之上,即具有一种“尚未完成的此在的明确性”。它是一个“乌托邦原理”,“乌托邦的原理概念地地道道是一个核心概念,它蕴含了希望和人的尊严。”^{[1][P7]}

一个“美好生活的梦”从“白日梦”开始,从少年的梦开始。这是布洛赫论证“希望的原理”的一个大胆“实验”。这也导致一些人质疑:布洛赫到底是一个散文家还是哲学家?但布洛赫由此展开论证的是一个恢宏缜密的“希望的原理”,并试图沟通“希望”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联系,进而实现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梦!

在布洛赫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希望”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样一种哲学,它最终对生成和上升持最恰当态度,并且在创造性广度中认识全部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未来的哲学,也是在过去中蕴含未来的哲学。”生成,上升,创造性,未来,在过去中蕴含未来,布洛赫寻找到的这些关键词,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从未引起相应的关注。布洛赫用“尚未”(Noch – Nicht)一词为“未来”这一哲学基本课题确立一个标志。“尚未”,是“已知的希望”,是“尚未成功的‘家乡’”,一个“向前的梦”。《希望的原理》的主题即是“更美好生活的梦”,在广泛接受、研究、检验了梦的特性、特征和内容的基础上,探讨“强烈的清醒之梦”“严格的梦”“尚在期待的急需的惟一之梦”,特别是作为“一般类型的白日梦”——“这些梦是从青年起到老年期的轻松而自由的梦”。^{[1][P11-12]}

希望,从“小小白日梦”开始,从儿童、少年、青年的梦,到成年、老年的梦。“在小孩所注视的五彩斑驳的石头中,已经萌发了许多他后来所渴望的东西。”^{[1][P2]}“少年的希望之乡就是一座海岛”——“一座朝气蓬勃、青春焕发的地方;……通过高高在上的城垛,少年自身的生活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且他在任何时候都能向上攀援,登高望远。从此以后,这一狭小的空间与美丽的陌生之处的联系绝不会消失殆尽。”^{[1][P4]}希望萌生于对外部世界的渴望。少年的“越狱”、出走、冒险,是追寻希望的心理冲动,生命的旅程从这一时刻开始。旅行、历险、梦、童话、少年英雄、白马王子……在另一种意义上说,青少年的叛逆,无论是心理还是行为上的,并非完全是为着实现自主自立,而是对某种生存体验的向往。另外,也可能是为着规避某种他所认为的风险。布洛赫对梦、白日梦、少年的梦及其与希望的联结的理解是新异且极富想象力的。

青年人的反叛,是梦与希望的驱使,是对幸福、自由、美好的东西的追求。“人人寻求幸福,但是人人感到这种幸福受到禁止,因而重起炉灶另开张,把一切重新制作。”^{[1][P5]}“年轻人的意志打破他感到无聊厌烦的那个家,因为这里最美好的东西受到了禁止。因此,在无边无际的故事中,年轻人的意志构筑起白云环绕的山脊城堡或船型的骑士要塞。”^{[1][P6]}家庭和学校,对很多儿童和青少年来说,都无疑是第一座牢笼或监狱。所以,他们要反抗,要出走。

爱欲的萌动与憧憬,使人生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像青春期那样备受心灵的煎熬。但更重要的还是青年人关于未来的想象与愿望,他们“想要确定未来的生命之光”,“想要明确所期待的未来的生活图像”。青年“对未来的预先享受使青年备受折磨,他想要突然挑战整个人生;如果他的人生迄今一无所成,他就试图凭借激情、痛苦和暴怒去实现这一目标。”^{[1][P8]}预先享受未来,是理想的原始形式和心理体验。希望、理想孕育了未来意识的萌芽。随着少年年龄的增长,希望、理想变得愈益充实、丰满,但也可能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萎缩畸零。

按布洛赫的观点,青年之所以作为青年,青年时代之所以称为青年时代,青年人之所以能够融为一体并结成真正的友谊,“仅仅在于共同期待一个共同的未来”。而且,一旦这种共同的未来不复存在,这样一个共同体,连同他们所有的友谊乃至时代,亦都将不复存在。

“年轻人梦想那种必须克服的冒险、必须发现的美、必须争取的伟大。”因距离现实的生活可能还很遥远,他们因而着意美化每一个遥远的梦,“年轻人不仅被这种遥远的梦迷住,而且坦坦荡荡地超越这种梦。自身所处的状况越是逼近,年轻人就越是激烈地行动。”^{[1][P10]}这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不是社会将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而是年轻人本身将为社会创造出无尽的希望。因此,在本来意义上,希望属于青年,而不是属于社会!最重要的不是社会希望青年如何如何,而是青年对社会是否还抱有希望,是这个社会在何种意义上还能使青年产生希望并使希望变成现实。但在不知不觉中,这一切似乎都颠倒了。在传统社会,家庭是束缚、阻碍青年的一道壁垒;在现代社会,科层制度以及无所不在的权力在青年头上构筑了一座座山,青年人成了压在山下的那个猴子。

白日梦属于儿童、少年和青年。“白日梦使人获得勇气和希望。”这是布洛赫一个最重要的观点。白日梦的三大特征:轻松、自由而非压抑的;清醒、冷静而非陶醉的;体现人类广度与世界改造而非退行的。^{[1][P84-94]}“夜梦的内容是隐匿的、曲解的,白日梦的内容是敞开的、构思的、预先推定的,而且自身的潜势位于前面。白日梦本身来源于向前的自我扩张,到处都想拥有更美好的东西的愿望,到处都想知道更美好东西的愿望。”简言之,与夜梦不同,白日梦原本就不具有一个尺度,但是,与夜间幽灵不同,白日梦拥有一个目标,而且为了这一目标向前发展。”^{[1][P99]}“夜梦活动在被遗忘的、被压抑的东西之中,白日梦则活动在当下还从未经验过的东西之中。”^{[1][P121]}

青年、青年人、青春期,在布洛赫的“希望”逻辑中,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青春、转折时期和创造性,是希望的源泉。布洛赫从“青年人、转折期和创造性”中寻求作为希望的“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和“尚未形成的东西”。^{[1][P18]}

在早年的研究中,“青年人”即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而进入布洛赫关于未来和希望的视野之中,在布洛赫看来,“青年人”是一种“觉醒”的“乌托邦的精神”,“青年人”(Jugend)、“时代转折”(Zeitwend)和“创造力”(Produktivitaet)共同促进和实现着“乌托邦的精神”的觉醒,而“希望”即是“具体

的乌托邦’。“在青年、时代转折和创造力中,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被确定为目标表象,并且按照成熟条件的尺度得到实现。青年人勇往直前,在时代转折中,老年人累垮,在创造力中新事物被造就出来。”在《希望的原理》中,布洛赫更明确地指出:“如果青春、转折时期和创造力幸运地同时与天赋才能重合在一起,那么锦上添花,好事成三。”^{[1](P130)}“新东西本身必然拥有一切新鲜的力量,并朝着预先推定的方向不断移动。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的最佳场所乃是青春(Jugend)、正处于变化中的时代以及创造性的创作。”^{[1](P132)}

青春、转折时期、创造性,是孕育、产生“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的最佳环境与条件,是一切“新东西”得以分娩到这个世界的助产士。布洛赫首先从青春、转折时期、创造性中寻找“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去寻找“希望”,而且,将青年人、青春作为首要的选择。“女性的秘密、生命的秘密、科学的秘密与青春一道开始。”^{[1](P124)}人类、社会、自然、生命……全部宇宙世界的秘密,与青春一道开始!这种“秘密”,是对于青年人而言的秘密,是指青春到来后青年人开始窥测世界及自我背后的各种秘密,他们对世界充满好奇和想象,并尝试创造性地去改变这个世界,包括自我。青春,布洛赫称之为“绿色时代”——充满生机、朝气蓬勃的,回响着“明日之声”的,展现未来更美好生活的,最具有“现实可能性”的。“这种时代多半由尚未被意识到的状态组成”,而且,“在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的年轻人那里,这种状态肯定是威胁性的”。这里的青春,不是通常所谓生理学意义上的,而是与社会学、人类学的青年期概念相通。这里所说的“这种时代多半由尚未被意识到的状态组成”,应该是指“青春”的各种可能性与不确定性,是一个“尚未”的时期或时代。25到35岁的年轻人已经开始他们参与社会生活的行动。布洛赫指出“青春与向前运动是同义词”。“尚未”的状态可能对社会带来某种“威胁”。“在这个时代里,另类存在、更好的存在、更美的存在的声音响彻大地,不绝于耳:生活就意味着‘早晨’。世界‘就是为我们准备的场所’。善良的年轻人总是寻求源自自身梦和书籍的旋律,希望有所发现,他们熟悉所谓‘穿越原野和城市的幽暗迷途’,等待位于前面的自由。这是一种旨在摆脱逆境的渴望(Heraussehen),即渴望从外部的、发霉的、或显得发霉的强制的监狱中解脱出来。但是,自由也意味着,他们摆脱自身的不成熟。他们渴望生活,为像成人一样生活的冲动所迫,以至于他们坚信这种成人的生活将改变一切。”^{[1](P124)}这是一个容易冲动、特别容易为想象的、理想的生活所冲动的年代,年轻人渴望像梦中或书本中所喻示的那样去发现生活或人生的真谛,渴望摆脱现实生活强加给他们的种种束缚和羁绊而获得自由和新生。他们渴望像成人一样生活,并且坚信这种成人的生活将改变他们所处的生存境遇,但这往往仅是一种想象或渴望。在布洛赫看来,青年人的“希望”与社会的“希望”并非是天然地叠合一处,而且可能充满剧烈的冲突,但也正是这种冲突构造了一种文明进步和“希望”的巨大张力。

“转折时期”亦即“革命时代”。在转折时期或革命时代,青年人的“向前的梦”显得特别重要,在这一时期,“他们的梦就由含混不清的,尤其是由私人的预感逐渐变为社会上多少敏锐的、本质性的问题。”亦正因如此,布洛赫指出,青年人一旦陷入革命时代或转折时期“就上当受骗、不知所措”。在现代历史中,青年人总是成为社会变革或革命的先锋,他们是革命的酵素,但他们又常常成为社会变革或革命祭坛上的牺牲。这是因为,青年人由于他们的不成熟,还不能理性地把握社会变革或革命的历史进程。他们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和革命更多是受那种“向前的梦”或“私人的预感”所诱惑和引导。布洛赫以19世纪中叶俄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民粹派运动、18世纪末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和19世纪20到40年代的大学生运动为例,说明“青春与向前的运动是同义词”,指出:“在这个时期,青年人变得十分活跃,这不单纯是由于他们处于生理青春,而是由于转折时期的基本特征:转折时期是闷热的,期间似乎没有一片带来雷雨的乌云。因此,天气和出生范畴向来被应用于分析社会诸领域,例如用来分析暴风雨前的宁静,或用来分析历史上最剧烈、最具体化的变革时期,亦即孕育某种新社会的时期。”^{[1](P125)}用人们常用的一句话说,即青年总是社会变革的晴雨表。但无论社会变革还是革命,其实际的社会历史进程都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有多种社会力量的严酷而尖锐的较量 and 斗争,“年轻人的敌人”也可能“把自己装扮成革命者”而“蛊惑人心,招摇撞骗”,如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者。但这并不能改变青春、转折、革命之间的那种固有的联系:“在历

史上,转折时期本身就是青春时代,这意味着,在客观上,转折时期站在一个新出现的社会的门槛前,在主观上转折时期就像青年人的切身感受一样:青年人感到自己站在迄今从未展开的成年日子的门槛前。”^{[1](P125)} 因此说,革命,是青年的成年礼。

布洛赫认为,从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看,转折时期最突出的范例是文艺复兴时期。“出发、期待、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作为有意识的预感,凡此种正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基本特征。‘新生活开始了’(Incipit vita nova)这句话也从心理上标画了时代的曙光女神和质量要素。”^{[1](P125)} “在这个预示历史之春的空气中,充满着寻求其实施的计划,充满着潜伏中的思想。任何时期都没有像这个时期一样具有如此众多的、共同的展望行为;任何文献都没有像这个时期的文献一样充满预先推定的内容;任何春天都没有像这个时期一样充满着不可抗拒的逼近。”^{[1](P126)} 艺术创作中的青春的力量破晓而出,卓越的艺术作品也是以青春为前提;青春,对生成表现出感激之情,在创造中分娩出各种奇异的图像。正如狂飙突进运动的先驱者克洛普斯托克诗中所说“青年人的炽热心灵/渴望不朽,/我清醒地梦想/大胆驶向未来的海洋。”^{[1](P128)} 在布洛赫看来,这种青春能量的爆发,绝非只是现代社会才有的现象。“在太古时代,青春之光也是某种创造之光。也许,它绝对不是太古的东西,而是向我们庄重宣告某物的东西,即可以理解为是某种相遇的东西。”布洛赫肯定了“青春之光”是一种人类文明、创造之光,是与人类文明与创造的历史相伴随的永恒之光。青春之光,亦即青春的创造力,它需要唤醒,但这种唤醒不能是那种飘忽不定、轻声细语,甚至踌躇不决、拖泥带水的东西,它应该是一种“必说”——一吐为快的“刺激”,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它使一切唤起人们希望的东西趋于完满,使一切在脑海中浮现的内容轮廓得以纯洁地、冷静地昭然若揭。”^{[1](P130)}

布洛赫认为,浪漫主义也表现出巨大的天才的创造力量。但浪漫主义只是一味回顾过去,而割断了与未来的联系。它以过去否定现在,也以过去反对未来。“浪漫主义者狂热地沉湎于过去,其程度可谓望尘莫及,无人匹配。”在浪漫主义者那里,“历史性的东西日渐与远古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并且这种太古的东西与地下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布洛赫并不否定浪漫主义巨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它所表现出的空前的创造力和想像力。“浪漫主义的创造性不仅与冲动、本能水乳交融,而且与隔代遗传的预见能力和深远的窃窃私语水乳交融。浪漫主义者对白日侧面,甚至对白日梦的形态化和实现侧面并非很熟悉。但是显得悖谬的是,在浪漫主义者那里特别富于创造性,恰恰充满着某种期待特征,而这种创造性和期待感仅仅在古代图像中,在过去中,在远古的东西中,在神话中聚精会神、沉思冥想。作为立足点,浪漫主义者以过去反对未来,对于他们来说,未来只不过是秕糠、空虚和虚妄不实的风而已。”“因此,不足为奇,在浪漫主义文学中青春和所有意识创造性都取消了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乃至预感崇拜。除了创造性之外,浪漫主义文学缺少其他的爆炸力,即缺少把握历史时代转折点的革命洞察力。”^{[1](P147)} “在浪漫主义中,梦的形象通常带有渴望之坟和地下之灯。”^{[1](P162)}

与浪漫主义的晦暗阴郁不同,布洛赫的“希望的原理”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乐观主义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驱散乌云,向前推进人的梦想”,希望“植根于追求幸福的冲动之中”。布洛赫认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真理的态度都是批判的、战斗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在业已形成的东西中,总是定位在尚未形成的东西中,总是定位于可推动的日光的可能性中。批判的、战斗的乐观主义时刻作好不间断地通晓趋势的准备,敢于冒险尚未成功的东西。”这种乐观主义是一种年轻的心态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它通向未来,以希望的形式和批判的、战斗的姿态,存在于当下,联结过去,面向未来。“人以及世界拥有足够美好的未来,没有对未来的这一根本信仰,任何计划本身都是徒劳无益的。”^{[1](P560)} 在这一意义上,未来,不是一种憧憬,更不是盲目地乐观和虚无的幻想。但是,绝不能藉此而将未来作为现实的等价物而瞒天过海,欺世盗名,哪怕是那种即将到来的未来。未来,最根本上是一种信仰,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一种理性的自信,而且这种自信以信仰的形式存在着,否则未来便是古老的神话,便是空无的乌托邦。当人们说青年即是未来的时候,是将青年作为一种信仰来对待,并将这种信仰化为青春的意象与理念,一种以青春信仰为表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布洛赫还从人类文明的其他形式,特别是宗教之中,寻找关于希望与未来的思想文化资源。

“几乎全部宗教都贯穿着某种对新东西的期待,只要我们正确理解原始宗教以及古代东方的未来意识一般,情况就是如此。全部《圣经》,从雅各的祝福到改天换地的人子,从新的天国到新的人间都贯穿着某种期待的新东西。”^{[1][P235]}任何宗教,首先是给人以希望,现世的或来世的,甚至是往世的。宗教的拯救、解脱,是关于灵魂的最深刻的希望,是末世的终极希望。总之,通过对白日梦、艺术作品和社会乌托邦的分析和阐释,布洛赫为人类预先推定和描画了一幅更美好世界和社会的宏阔场景,在大百科全书的意义上汇集、解释和系统化了人类伟大希望的方案,这些方案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种现象,从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诗歌到童话、电影、旅游、时装、橱窗陈列、舞蹈,从宗教、神话到节庆、假期、集市……这些都被布洛赫看作为人类希望在人类文明中的各种表达方式。

本雅明说:“‘青年’也许是表达不朽生命的最精辟的词。”布洛赫将青年、青春期作为希望的源泉,也正是体现对青春生命不朽的礼赞。

对布洛赫来说,希望和未来,都是一种信仰,或者在根本上与信仰有关。信仰是什么?“信仰是一种态度,以此态度不仅可以掌握关于未来的知识,而且还能唤起获取未来知识的意志,并通过克服畏葸不前和鼠目寸光的疑虑运用这些知识。”布洛赫认为,“要达到比相信可见之物更相信未显之物的境界,需要训练有素地胸怀希望,即在黑夜中确信白昼的到来。”那么,我们如果说青年是希望,是未来,这是否也是一种信仰呢?

三

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也是关于希望与未来的诗学。布洛赫早年深受 1910 年至 1920 年间流行于德国绘画、文学、音乐领域的表现主义运动影响。布洛赫认为,表现主义开创了一种热情呼唤新人、新世界的伟大传统。他在回顾表现主义运动及其历史意义时满怀激情地写道:“这个世纪,特别是表现主义为一种伟大的渴念所激动,这渴念乃是一种对新生活的渴念,对一种新人创造的渴念……我一如既往地确信,乌托邦,还有政治乌托邦是我们时代的基本范畴。”布洛赫的哲学语言植根于表现主义的文学语言之中,其中掺杂着辩证法、无神论、唯物论和弥赛亚理想主义等语言形式,多维语言的特征,“在他的语言表达中,到处回响着暴风雨般的怒吼声;到处充满着对人的未来的暗示的、启示的、格言的、隐喻的象征表达;到处充溢着对未来宗教的可传达的、可讨论的、现象学的独特表达。”但这无疑也将使他的表达充满象征和隐喻,被认为不是去逻辑论证或举例分析,而是靠讲故事、引用文学对白来注解他的“希望”,似乎是一种“万花筒式的”“不可解读的天书”。但无论如何,布洛赫“希望哲学”的启示意义是重大的,正如有论者谓:“面对新世纪的趋势和挑战,《希望的原理》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新的人的自我理解,并更好地理解当下世界,从而有助于纵览整部人类文明史,眺望未来、勾画未来。今天,我们研讨《希望的原理》,思考《希望的原理》,履行《希望的原理》乃是承诺我们的未来,并承诺这个未来的新人。”对青年研究来说,其意义亦自不待言。

布洛赫的著作卷帙浩繁,能见到的中文版本少之又少。这里只撷取其中部分只言片语,而且目的性极其简单、功利,即与青年和青年研究有关,为的是从中获取一点启示与灵感。

参考文献:

- [1][德]恩斯特·布洛赫. 希望的原理(第一卷)[M]. 梦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 [2]金寿铁. 希望的视域与意义——恩斯特·布洛赫哲学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 [3]夏凡. 乌托邦困境中的希望——布洛赫早中期哲学的文本学解读[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编辑:刘宏森)